

一年來南亞地區的強權外交

沈鈞傳

這一年（一九八六）來，整個亞洲仍然籠罩在強權對抗的陰影之中。南亞地區雖位居亞洲西南邊陲，但由於兩伊戰爭的曠日持久，阿富汗撤軍問題的尚待解決，在全球戰略上，本區一直是強權爭相籠絡的主要目標。自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美國基於戰略利益上的考慮而不斷地給予巴基斯坦軍經援助，同時還支持阿富汗反抗軍從事抗蘇游擊活動。美國的這一政策，不僅對印度的安全構成威脅；而且也使蘇聯軍隊在阿富汗陷入困境。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八日，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發表外交政策演說，其中最能對南亞地區構成衝擊者，首推改善對中共的關係，其內容包括蘇聯與外蒙討論撤出若干軍隊問題及蘇聯與中共相鄰的黑龍江及烏蘇里江邊界將可以主航道為界，這一宣告無疑將影響未來的印度與中共以及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邊界談判；其次為蘇聯決定於一九八六年底前，自阿富汗撤出六國駐軍，雖然這一行動象徵性的意義重於實質，但是對於一九八七年二月由聯合國主辦的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間接談判，當有某種程度的鼓舞作用。

近年來因阿富汗問題而衍生出來的美國軍援巴基斯坦及支持阿富汗反抗軍所引起美國直接介入南亞地區的區域衝突，再加上美國乘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急於謀求現代化而極盡拉攏之能事，使得美國除準備向印度出售超級電腦及電子設備外，還願意提供先進的武器系統。美國此舉無非想促使印度逐漸遠離蘇聯，減少對蘇聯的依賴，但是也使蘇聯深感戒懼，所以有戈巴契夫的訪問新德里、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的訪問中共以及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外交攻勢。從這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我們不難看出，美蘇兩國在過去一年來不僅重視亞洲問題，而且特別關心各自在南亞的既得利益。本文擬就阿富汗問題、美國與南亞、蘇印關係以及中共與印度邊界談判等問題略作回顧，並展望其未來的可能發展。

阿富汗是蘇聯丟不掉的包袱

蘇聯入侵阿富汗在一九八六年耶誕節後已邁入第八年，儘管戈巴契夫在海參崴所宣佈的決定在一九八六年底前，從阿富汗撤退六團部隊及其裝備與武器（其中包括三個高砲團、兩個機械化步兵團及一個裝甲兵團）的諾言，已在該年十月十五日開始正式兌現^①，但是這場戰爭使蘇聯在七年期間傷亡達三萬五千人，其中死亡者約佔三分之一、損失飛機千架、陷入泥淖的蘇軍達十一萬五千人之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不僅引起各國領袖的譴責，削弱了蘇聯在國際問題談判上的籌碼；而且也造成蘇聯在財政上的龐大負擔。因此，戈巴契夫上臺以來，急謀自阿富汗脫身之計。一九八六年五月與八月，在聯合國秘書長私人代表科多維茲（Diego Cordovez）的斡旋下，先後在日內瓦舉行了第七和第八輪間接談判，一般的觀察家原對這兩輪談判持樂觀看法，認為可以達成蘇聯全面撤軍的協議，可是由於撤軍的時間表無法獲致共識而暫告休會。聯合國的斡旋代表科多維茲在事後對日內瓦間接談判仍持樂觀的看法，他認為談判仍將繼續舉行^②。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中旬，科多維茲先後在喀布爾、德黑蘭和伊斯蘭瑪巴德之間，進行了為期二週的穿梭外交，巴阿兩國終於同意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一日重開日內瓦間接談判，俾就蘇聯自阿富汗全面撤軍的時間表再作進一步的商談^③。

自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以來，世界各國除極少數的例外外，都相繼要求蘇聯無條件、立即、全面撤出阿富汗；聯合國大會也每年通過決議案，呼籲外軍撤出阿富汗。可是蘇聯一直堅認，莫斯科乃應阿富汗政府之「邀請」而出兵，完全是一項「合法」的行動，除非「外來的干涉」終止，否則蘇聯無意從阿富汗撤軍。一九八〇年，阿富汗卡默爾（Babrak Karmal）政權曾三度提出解決方案，以印度為首的不結盟組織也在幕後試圖和平解決阿富汗僵局；可是上述的解決方案均建議有關國家以直接談判來解決蘇聯撤軍問題。而實際上如果一旦巴基斯坦與阿富汗舉行直接談判，無疑等於承認了蘇聯一手扶植的卡默爾政權的合法性。何況回教國家高峯會議曾通過一項決議案，要求任何回教國家均不承認卡默爾政權。因此，直接談判之門無法打開而開始醞釀三邊間接談判。

一九八一年初，巴基斯坦致函聯合國當時的秘書長華德翰（Dr. Kurt Waldheim），要求他主持三邊間接談判，亦即由聯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15, 1986, p. 5.

註②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9-10, 1986, p. 2.

註③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December 4, 1986, p. 1.

合國代表居間斡旋於巴阿兩國代表之間的談判。巴基斯坦的建議獲得阿富汗的回響後，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立即派其副手佩雷斯(Javier Pérez de Cuellar)為特使進行穿梭外交。一九八二年華德翰任滿離職，聯合國秘書長由佩雷斯獲選出任，其副手科多維茲則繼任為處理阿富汗問題的新特使，繼續折衝奔走於巴、阿、美、蘇之間，最後，在美蘇支持下，第一輪解決阿富汗問題の間接會談終於在一九八二年六月中旬在日內瓦召開。

自一九八二年六月迄一九八六年八月，在聯合國特使科多維茲主持下，巴阿間之間接談判已先後舉行八輪，許多爭論性的問題都已逐步取得原則性的協議，一些談判的障礙也已清除，目前所面臨的談判要點為蘇聯撤軍的時間表問題。回顧這四年來的日內瓦三邊間接談判，主要障礙和撤軍的條件約可歸納為下列數端。

- (一) 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互不干涉內政。
- (二) 國際保證支持一個獨立而不結盟的阿富汗政府。
- (三) 由巴基斯坦所收容的阿富汗難民重返家園。
- (四) 蘇聯撤軍的時間表^④。

所謂巴阿互不干涉內政，主要是指巴基斯坦訓練阿富汗難民，並給予裝備，由邊境進入阿富汗參與反抗軍的游擊活動而言。關於這一點，巴基斯坦已表示可以接受，但如何在巴阿邊界對切斷援助游擊活動進行監測，蘇聯反對由巴基斯坦和聯合國共同派員進行監測的建議；巴基斯坦則也提出蘇聯撤軍也同樣需受監測^⑤，遂致雙方一直為此爭論不休。另一項涉及內政事務的問題為，巴基斯坦一直認為卡默爾為蘇聯一手扶植的傀儡，世界絕大部份國家都未承認其所領導的政權；只要蘇聯更換卡默爾，新政權即使仍採親蘇政策，巴國也不表反對。這一障礙在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上任後立即發現要想尋求阿富汗問題的政治解決，必須罷黜卡默爾。卡氏的失寵首見於一九八六年三月蘇共代表大會上，包括戈巴契夫在內的蘇共領導人，對卡氏展開批鬥。兩個月之後，亦即五月四日，在阿富汗執政的「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革命委員會上，卡默爾以健康理由，要求辭去黨總書記職務，僅保留阿富汗總統的職位和政治局委員身份，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其總書記遺缺則由秘密警察頭子納吉布拉將軍(General Najibullah)取代^⑥。至此，巴基斯坦不承認卡默爾政權的合法性障礙已告清除，對巴阿談判具有積極的意義。

註④ Fred Halliday, "Negotiation on Afghanistan, Hopes and Realities",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1, 1986, p. 8.

註⑤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11, 1986, p. 9.

註⑥ "Babrak Karmal Ouster",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4, 1986, p. 8.

就國際保證阿富汗中立而言，涉及的國家還包括蘇聯、美國、中共，甚至於阿拉伯國家。蘇聯和阿富汗希望美國不再支持阿富汗反抗軍，可是雷根總統則堅持其蘇聯必須先行撤軍的立場，然後由阿富汗人自行決定其政治前途。一九八五年十月雷根在聯合國的演說中，將美蘇裁軍問題和蘇聯在阿富汗、尼加拉瓜、安哥拉及衣索比亞的角色問題一併討論。雷根的論調遭到蘇聯駁斥後，美國對阿富汗採取強硬對策，亦即透過中央情報局將大量的武器供應阿富汗游擊隊，僅就一九八六年而言，其價值就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⑦。一九八六年三月雷根總統在政府和衆院保守派堅持下，秘密批准以刺針防空飛彈供安哥拉與阿富汗「自由鬥士」使用^⑧。據國務院發表的一項報告顯示，過去一度曾有平均每天擊落一架蘇製飛機的紀錄，迫使蘇聯不得不改變戰術，不再採低空轟炸以避免飛彈的襲擊。美蘇日內瓦裁軍談判與冰島高峯會議席上，雖然也都曾討論阿富汗問題，但美國仍堅持原有的立場，這也是未來日內瓦三邊談判的另一障礙。

至於估計約爲三至五百萬阿富汗難民從巴基斯坦返回家園一事，在技術上並沒有什麼困難，在過去的三邊談判中屬於比較少有爭執的主題；而實際上最具爭論性的問題，在於蘇聯撤軍的時間表。一九八六年五月的第七輪三邊間接談判席上，阿富汗代表首次正式提出蘇聯軍隊以四年爲期逐步分批全部撤出的建議，而巴基斯坦則主張六個月內蘇聯應完成在阿富汗的撤軍行動，並指責阿富汗代表的建議「不切實際」，美國官員也指責這一計劃跡近「荒謬」。第七輪三邊間接談判因撤軍時間的分歧而暫告中止^⑨。當第八輪談判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卅日在日內瓦復會前二天，戈巴契夫在海參崴宣佈年底前從阿富汗撤出六團兵力及其武器裝備，其目的即在加速阿富汗問題的政治解決。但是戈氏接著還向美國及其他支持阿富汗反抗軍的國家提出警告稱：「如果繼續對阿富汗進行干涉，蘇聯將不會對鄰國的受難置之不顧」^⑩。實際上，就軍事觀點看，爲數八千名的蘇聯軍隊，只佔全部蘇聯駐軍的百分之七，而且都是不甚重要的軍事單位，特別是三個高砲團，在阿富汗反抗軍沒有空軍的情況下，根本沒有駐防的必要，所以戈氏的撤軍計劃純屬象徵性和政治性，時間上又正巧在第八輪日內瓦三邊談判的前兩天，顯然也具有討好巴基斯坦的性質。

第八輪日內瓦三邊間接談判，仍然因撤軍時間問題而未能達成協議，但是經過聯合國秘書長的特使科多維茲事後再度不斷奔走折衝後，巴阿兩國同意將在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一日恢復日內瓦談判。據科多維茲表示，他在訪問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過程中，獲得兩點良好的印象：一爲巴阿兩國實際上都有最後解決阿富汗僵局的誠意；一爲雙方已同意重新評估蘇聯撤軍的時間表。因此

註⑦ 同註④。

註⑧ *Washington Post*, July 21, 1986, p. A8.

註⑨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19, 1986, p. 6.

註⑩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九日，一頁。

科多維茲對未來談判是否能夠達成協議，抱持既不悲觀也不樂觀的看法。他略帶神秘地表示：「隧道的最後里程」仍將是陰暗的^⑩。不過，蘇聯和阿富汗都將撤軍談判的主要責任歸咎於美國的干涉政策。最近新上任的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總書記納吉布拉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訪問莫斯科時，他與戈巴契夫已不再強調撤軍的時間表，而把撤軍的條件歸諸於「武裝干涉和其他形式的外來干涉」^⑪。因此，儘管蘇聯已作出了撤兵的姿態，也完成了象徵性的撤軍，但是未來日內瓦三邊間談談判在蘇聯全面自阿富汗撤軍方面，仍有許多潛在的障礙有待克服。

美國對印巴採平衡政策

美國對南亞的政策，主要在於加強美巴傳統關係，軍經援助巴基斯坦，以應付蘇聯軍隊長期盤據阿富汗所帶來的軍事威脅。不過，近年以來，由於巴基斯坦獲得美國先進的軍事裝備和精密的F-16戰鬥轟炸機，也使印度的國防安全受到威脅。因此，印度除了繼續加強其與蘇聯的友好合作關係，以尋求蘇聯的軍事援助外，還向法國、英國和西德購買精密的戰機和潛艇，以平衡巴基斯坦的軍事力量。美蘇在南亞競相爭取本身的戰略利益造成了印巴的軍備競賽，使得這一地區的不穩定性漸有升高的趨勢。尤其是印度懷疑巴基斯坦正在製造核子武器，甚至傳出巴國已經擁有自己的核子武器，因此印度反對黨議員頻施壓力，要求拉吉夫·甘地政府發展核子武器。如果南亞目前的軍備競賽升高為核武競賽，對亞洲乃至世界局勢將產生莫大的震撼。因此，美國對南亞政策的另一重點乃在安撫印度，並一再向印度保證，美國軍援巴基斯坦，旨在確保巴基斯坦的安全以及對付蘇聯和阿富汗可能帶來的軍事威脅，美國絕對不允許巴國用美國的武器來對付印度。同時美國還進一步向巴基斯坦施加壓力，促其核子發展不得用於軍事用途。美國在安撫印度之餘，更試探向印度提供軍事裝備和先進科技，其目的在拉攏印度，使其在軍事和政治上不致過份依賴蘇聯。印度自拉吉夫·甘地在兩年前出任印度總理後，專注於發展尖端科技和國防工業，希望在本世紀結束前，使印度躋身於先進大國之林。印度爲了達到這一理想，勢必求助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集團，美國乃欲乘此機會發展其與印度的軍經關係，並離間新德里莫斯科的友好合作關係。

一九八五年，拉吉夫·甘地曾訪問美國，在科技合作方面達成了幾項協定，但是對於美國的軍售仍然興趣缺缺。一九八六年有幾項因素，促使美國與印度關係再度向前推進，其中包括戈巴契夫海參崴演說帶來的衝擊以及美國與中共合作關係的日見提升

註⑩ 同註③。

註⑪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三頁。

。除此以外，中共與巴基斯坦簽訂核子能和平用途協定也給印度帶來新的刺激^⑮。美國爲了加強其與印度的軍事關係，曾於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日派遣一個高級國防代表團訪問新德里，試探進行國防武器方面的合作，其中主要包括合作生產輕戰鬥機(Light Combat Aircraft)。印度的反應雖然並不熱烈^⑯，却同意考慮採購美國奇異公司所生產的 GE404 噴射機引擎，以裝配印度的輕戰鬥機^⑰。當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訪問亞洲前夕，主管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阿密特(Richard Armitage)曾向外籍記者表示，美國願意協助印度的國防現代化^⑱。

溫伯格訪問中國大陸的消息早已有所傳聞，惟直到戈巴契夫一九八六年七月廿八日在海參崴表示，蘇聯將改變對中共的邊界政策以及蘇軍從阿富汗撤出六團兵力以後才告確定。因爲中蘇關係如果全面好轉，那麼美國近年來所苦心經營的「中(共)美戰略合作」即將面臨考驗。所以溫伯格東來訪問的行程中，除中共外，還包括印巴兩國，其目的即在協商蘇聯自阿富汗撤出六團兵力後的南亞局勢以及美國如何在軍經援助巴基斯坦和逐漸改善美印關係的過程中取得印巴兩國的認同與諒解。

溫伯格於十月七日抵達北平訪問四天，先後和鄧小平等中共重要領導人舉行會談。雙方除檢討一般國際情勢和強調爲共同利益而加強合作外，最具體的成就爲雙方就第七艦隊訪問青島一事達成協議^⑲。其後，溫伯格一行於十月十一日抵達新德里，此行主要的目的是在「增加並改善美印之間的軍事合作」，其中包括向印度出售十一具 GE-404 噴射引擎、超級電腦以及其他敏感度很高的測試射程雷達和第三代反戰車系統等等^⑳。可是到溫氏結束訪印之行爲止，印度對溫伯格的任務不是缺乏興趣，就是有所顧忌，印度主管國防事務的政務部長阿隆·辛格(Arun Singh)表示，購買美國超級電腦有待進一步研究，雙方對於科技轉移已有相當程度的諒解，但是印度是個不結盟國家，不擬和美國討論武器系統和軍火交易的項目，更不可能簽訂交換軍事情報的協定。由此可見，溫伯格新德里之行可以說滿懷希望地去，毫無收穫地回，怪不得最後一天的會談，他以生病爲藉口而並未親自出席，其中微妙頗堪玩味^㉑。此後美印雙方曾就出售超級電腦一事多所洽商，但也因爲技術細節、實用性、售後服務、監督使用等問題而未能達成協議。溫氏結束印度之行後立即前往巴基斯坦訪問，主要討論的內容爲未來五年四十二億二千美元的援助案以及

註⑮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6, 1986, p.9.

註⑯ *The Times of India*, February 21, 1986.

註⑰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9, 1986, p.1.

註⑱ *The Times of India*, October 5, 1986, p.8.

註⑲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二頁。

註⑳ *The Times of India*, October 10, 1986, p.1.

註㉑ *The Times of India*, October 15, 1986, p.1.

向巴國政要保證全力支持巴國的安全等問題。溫氏訪問巴基斯坦時，美巴兩國曾達成多項軍事協議，最主要的是美國政府。同意出售預期空中警報系統的偵察機 (AWACS) 給巴基斯坦。到目前為止，美國除已向巴國提供四十架 F-16 戰鬥轟炸機外，原則上還同意再提供八架多用途的 F-16-C 飛機。除此以外，美國已同意提供一百輛 M-60 坦克和飛彈等等^②。

這次溫柏格訪問南亞兩大國家，其結果竟然會有如此大的差異，究其原因，非祇一端。首先是印度除了堅持其不結盟政策而不願接受美國的軍援外，對美國軍援所附帶的各種條件也使其裹足不前。其次是，蘇聯暗中施加壓力，使印度多所顧忌。至於雷根政府所同意提供巴國的軍經援助和出售預警機等事，未來在美國國會很可能引起爭議，美國眾院亞太事務小組主席索拉茲 (Steve Solatz) 最近表示，美國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應該以不影響南亞地區穩定為主旨。索氏過去曾反對出售 F-16 戰機案，因為他擔心巴基斯坦會用於發動對印度的軍事冒險^③。所以，有關美國向巴基斯坦的軍售問題及美國的援外法案在國會討論時，索拉茲議員的動向很值得注意。

戈巴契夫訪問新德里

印度一直與蘇聯維持著密切的關係，而且蘇聯也是印度的主要貿易伙伴及武器供應國。一九八六年蘇聯已向印度提供了六艘新的「基羅」級 (Kilo Class) 潛艇以逐漸取代六〇年代後期的蘇製「狐步」級 (Foxtrot Class) 舊式潛艇。第一艘新潛艇已抵達印度東部的港口^④。空軍方面，印度已和蘇聯簽訂了一項購四十架 MIG-29s 最精密戰鬥機的協定，以便對抗巴基斯坦向美國所購買的四十架 F-16 型飛機。此為蘇聯向非共國家輸出米格廿九型飛機的第一次，原定一九八七年四、五月間交貨，可是在印度的催促下，第一批該型飛機可望於一九八六年底前後抵達印度^⑤（一九八七年元月三日美聯社自新德里報導，首批飛機已運達孟買港），足證蘇聯在美國軍援巴基斯坦後益發重視其與印度的傳統友誼與軍事合作關係。

一九八五年五月印度總理訪問莫斯科時，戈巴契夫曾在歡迎宴會上提議按照一九七五年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模式，召開「全亞論壇」 (All-Asian Forum)。這一構想在本質上如同布列茲涅夫所倡議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翻版，可是拉吉夫·甘地一如前總理甘地夫人之對「亞安體系」，並沒有作出熱烈的回響。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三日，蘇聯針對美國總統雷根所建議的

註① *The Times of India*, October 16, 19, 20, 26, p. 1.

註② *The Times of India*, October 28 and 31, p. 7 and p. 1.

註③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14, 1986, p. 9.

註④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3, 1986, p. 1.

亞太地區民主國家成立「太平洋社區」而提出了一項反建議，亦即提出了召開「太平洋安全會議」的構想，其目的在促進本地區各國在經濟、科學、技術、商業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與廣泛交換意見^②。同年七月廿八日，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的演說，再提出召開「亞太安全會議」的主張。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五日戈巴契夫訪問新德里前夕，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米·季塔連科在一項討論會上，又復提出召開「全亞洲論壇」的主張。因此，一般預料，戈巴契夫訪問印度期間，一定會要求印度全力支持其「全亞洲論壇」和「亞太安全會議」的構想。事實上，儘管戈氏在對印度國會所發表的演說以及各種公開的場合中，不厭其煩地詳述他所主張的維持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全以及建立本區合作與互動關係的計劃^③，但是雙方在會談結束後所發表的「聯合宣言」中並沒有提到召開亞太地區安全會議的字眼。由此不難看出，印度以不結盟集團主要領導國的身份，實不擬公開支持任何集團安全的倡議和主張。不過就戈巴契夫訪問印度的整個情形來看，至少可以歸納出下列幾點成就：

(一)指責美國星戰計劃構成限武談判的障礙，呼籲早日簽訂禁止核子武器的國際公約，俾便建立一個無核子武器和無暴力的世界。

(二)一再高度評價印蘇雙邊關係的發展，重申印蘇友好關係居蘇聯外交關係中的優先地位。蘇聯爲了改善中蘇共關係而特別向印度保證，蘇聯「謀求改善與任何國家的雙邊關係都不會損及其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關係」。

(三)戈巴契夫對於難以預測的印巴關係，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尤其是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問題正值高度微妙的階段，蘇聯不願對巴基斯坦有所傷害。因此，戈氏表示蘇聯和印度一樣，願意和巴基斯坦和平共處。

(四)戈巴契夫對於中共與印度最近發生的邊界摩擦，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他認爲中(共)印邊界爭執，應以互相諒解和互相信任的精神，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加以解決^④。

過去一年以來，由於蘇聯自阿富汗撤出六團兵力，並提出自外蒙撤軍及改變中蘇邊界的主張，使中蘇共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已去其二，對改善亞洲各國的關係頗具鼓舞作用。戈巴契夫訪問印度期間，一再要求印度和鄰國改善關係及和睦共處，對未來印度和中共與巴基斯坦解決長久以來的邊界問題，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中(共)印邊界糾紛重陷困境

註②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五日，四頁。

註③ *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9, 1986, p. 1.

註④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九日，三頁。*The Times of India*, November 29, 1986, p. 1.

中共與印度邊界爭執自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北平舉行首次副外長級談判以來，雙方代表已輪流在對方京城先後舉行了七次，雖然雙方仍然未對這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懸案獲致解決的途徑，但是已就本身的立場充分地交換了意見。不過由於中共與印度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不作彈性的調整，難免會因夜長夢多和多所猜忌而爆發新的衝突。

當中共與印度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在北平舉行第七次邊界談判前，中共突然對邊界問題採取強硬態度。問題的導火線起自中共「副外長」劉述卿六月初對數家印度報紙訪問談話內容的公開發表。劉某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有九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目前為印度所佔（東段麥克馬洪線以南）。」他又說：「我們並未打算收回全部有爭議的土地，但將來必須進行某些調整。」印度過去一再指責中共佔領印度克什米爾拉達克地區三萬八千平方公里的印度領土（西段阿克賽欽地區）。劉某在接受訪問時除反駁印度的此項指責外，還堅稱：「事實上，中國並未佔領印度一寸領土。」最後劉某提出了他對問題解決的方法為：「現在只有在互相諒解的基礎上加以解決……東段的爭議最大，是全面解決的關鍵」。言下之意，似在希望印度在東段邊界部份作出讓步，而西段則維持現狀。所以他又說，如果印度認為難以作出讓步，「那麼邊界問題可以暫時擱置，我們可以發展其他方面的關係」^②。

當第七次邊界談判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一至廿三日在北平舉行前，印度認為中共人員越過所謂的「麥克馬洪線」進入桑多洛河谷（Sundorong Chu Valley）從事軍事活動。印度一向自認「麥線」是一條合法的國際邊界線，於是利用報紙大肆渲染，指責中共在桑多洛河谷的活動侵犯了印度的領土。事實上，不論「麥線」是否為合法邊界，中共與印度對桑多洛河谷的位置各有不同的主張，中共認為河谷根本就在「麥線」之北，印度則認為在線南，就這樣在各持己見的狀況下，第七次邊界談判終告不歡而散^③。此後不久，印度又發現中共直升機在桑多洛河谷降落，並在當地建築直升機降落場。此事立即引起印度國會的激烈爭論，並向中共提出抗議^④。中共「中國新聞社」則在八月廿二日發表一篇題為「正確認識中印邊界問題，桑多洛河谷地區的真相」的文章，從歷史的演變敘述邊界問題的真相，同時也指責印度過去多次的越界行動，為錯誤的擴張，並且呼籲印度在互信互諒的基礎上，解決雙方的邊界問題^⑤。此項發展使得中共與印度的邊界情勢頓形劍拔弩張。一九八六年八月卅日，拉吉夫·甘地接受《阿爾及利亞現實》週刊記者訪問時表示，邊界糾紛應談判解決，目前中共與印度的相互指責，不致引發軍事衝突^⑥。可是印度

註②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June 4, 1986, p. 28.

註③ *The Statesman Weekly* (Calcutta and New Delhi), July 26, 1986, p. 7.

註④ *The Times of India*, July 29, 1985, p. 1.

註⑤ 香港《華僑日報》引用「中國新聞社」電訊，一九八六年八月廿三日，二頁。

註⑥ *The Times of India*, August 31, 1986, p. 9.

却在暗中對「麥線」以南地區作行政性的歸劃，以杜絕日後中共在談判桌上作進一步的要求。

「麥克馬洪線」爲一九一四年統治印度的殖民當局大英帝國在西姆拉會議之外，與西藏地方代表秘密製造的非法「邊界」，歷任中國政府均不承認；可是印度獨立後，繼承了英國的遺產，對這塊原屬中國的領土逐漸佔爲己有。一九五四年，印度在這塊非法佔有的領土上成立了所謂「東北邊境特區」(North East Frontier Agency)，屬阿薩姆邦管轄。一九七二年印度又將該特區改稱「阿魯納恰爾地方」(Arunachal Pradesh)，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一九八六年七月中旬及八月初，先後發生中共軍事人員在桑多洛河谷活動及建築直升機場後，印度國會接受阿魯納恰爾首席部長戈甘·阿潘(Gegong Apang)的建議，擬將該地區在行政上由中央直轄升格爲印度第廿四邦，並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和九日分別在國會人民院和聯邦院完成立法程序^②。中共當局爲此一事件，已於十二月十一日發表書面談話，表示不承認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並指責印度此舉已對中印邊界問題解決設下了障礙，將來邊界問題的談判更爲複雜^③。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戈巴契夫訪印時，拉吉夫·甘地原希望蘇聯能支持印度的邊界政策，可是自從戈氏在海參崴發表演說，改變其對中共邊界政策後，蘇聯也希望印度對於其邊界問題能在互信互諒的基礎上，以談判來解決。因此，印度最近對於中印邊界問題雖然仍然表示堅不讓步，但是拉吉夫·甘地已不得不將先前的桑多洛河谷事件歸咎於「麥線」繪製過程中的技術問題。他說：「繪製地圖的技術，產生了與原地圖不相同的情況，這本來是可以和中國人一起解決的^④」。從拉吉夫·甘地的談話，我們不難發現印度似乎已不再對中共在桑多洛河谷地區的活動作出反應。但是印度把阿魯納恰爾地區升格爲邦的地位，中共除了難以接受外，可能在未來的邊界談判中抱持更爲強硬的態度。除非印度接受目前實際管轄的現狀，亦即承認中共在西段阿克賽欽的合法地位，否則中共與印度的邊界問題將仍舊難以解決。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完稿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副研究員)

註^②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9 and 10, p. 15.

註^③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頁。

註^④ 《星島日報》，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二頁。